

8 飞升

- **剧目：**《飞升》
- **作者：**小波
- **关键词：**哲学，诗，艺术，戏剧
- **剧目简介/梗概：**今天，杀手要用自己的屠刀，彻底终结戏剧这门艺术的生命。而你是幸运的，你能看到整个处刑的过程，直到戏剧最终的谢幕。本剧通过杀手与人质的对话，引出一系列关于戏剧、艺术、梦想、哲学的讨论。
- **预计演出时长：**30 分钟
- **演员人数：**2 人
- **创作时间：**2023 年
- **是否允许他人进行非营利性演出：**是。
- **演出前是否需要联系作者：**是。
- **文件类型：**PDF
- **作者联系方式：**暂不公开。若想获得作者联系方式，请联系 storythief@foxmail.com

该剧本来自【青年戏剧广场·剧本市集】

欢迎访问 www.youtheatresquare.icu

飞升

场景：舞台中央一把椅子，人质戴着头套双手被缚坐在椅子上，杀手坐在椅子前面地上。

道具：一把椅子，书，小刀，白纸，火车头玩具，马头套，画框，两张车票。

角色：杀手，人质。

杀手坐在椅子前的地上，翻着一本书，人质带着头套被捆在椅子上，杀手自叙：

杀手：我很爱看书。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刘慈欣，他有一篇小说叫《诗云》，里面有一个角色，李白，当然不是唐朝那个李白，这个是一个外星科技的赝品。

人质：爱看书是一件好事，我也爱看书。我最喜欢的作家也是李白，我觉得他那个《伤仲永》写特别好。

杀手：这个外星赝品受到唐朝李白的刺激，想要写出一篇超越李白的诗歌。可是不论他怎么努力，学李白喝酒也好，学李白喝醉了吐也好，学李白吐完睡觉也好，他都写不出来能够超越李白的诗歌。

人质：我是受到了《伤仲永》的刺激，特别物伤其类，兔死狐悲。都是年少天才，可惜长大了反而落魄了。

杀手：（向后看一眼）这个时候他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他要把宇宙中所有的诗歌都写出来，五言，七言，变体，从长安城到银河边缘，从宇宙红移到蓝移，这之间所有的诗歌，他通通都给写出来。

人质：不过确实也不怪我，现在的人都喜欢看作秀。认认真真干事儿的时候还成天自称老子老子，哪里比得上作完秀被别人天天喊老师老师。

杀手：你这嘴是不是闭不上？

人质低头。

杀手：具体的方法很奇妙，这个李白没有那位李白排列组合字句的天才，他就用了一个朴素的办法——将所有的汉字按拼音顺序进行排列组合。我尤其喜欢这样排列组合写出来的第一首诗，我给大家朗诵一下：

啊啊啊啊啊，
啊啊啊啊啊。
啊啊啊啊啊，
啊啊啊啊啊！

编剧：小波
《飞升》

人质：好！

杀手：嘶？

人质低头。

杀手：这首诗具体的思想感情就交给高中生去解读，我主要是喜欢它的意境：空旷，永恒，死寂，就像咱们可观测的宇宙。总而言之，当赝品李白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后，他就一定能写出超越李白的诗歌——因为他已经写出了从过去到未来所有存在的诗——同时，就像书中主角所控诉的，他也将诗歌这门艺术，彻底杀死。

人质：确实很空旷，和我的作品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。

杀手抓狂站起来。

杀手：再叭叭我刀了你！

人质低头不语。

杀手：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，今天，我将用我的屠刀，彻底终结戏剧这门艺术的生命。而你是幸运的，你甚至可以看到处刑的整个过程，欣赏戏剧最终的，谢幕。

杀手站起来，摘下人质的头套。

人质：大，大哥，你抓错人了吧？

杀手：怎么会呢，我亲爱的小演员。

人质：可我不是演员啊，我，我是.....

杀手：够了，我亲眼看见你在舞台上对着一张白纸又哭又笑，又唱又叫，这难道不是你表演的一部分吗？

人质：这.....这.....确实是，但是这场表演只是一个过程，而不是我的目的。

杀手：我当然知道，现在哪里还有纯粹的表演？说吧，目的是为名为利？

人质：呃.....都有吧。

杀手：呵，你的诚实为你赢得了狡辩的机会，继续说下去。

人质：说是为名为利，其实最主要的，还是为了卖我的画啊.....

杀手：嗯？卖画？

编剧：小波
《飞升》

人质：是啊，我.....是一个画家啊。

杀手：你的作品，就是一幅空荡荡的白纸？

人质：空旷，永恒，死寂，大哥你肯定喜欢。

杀手抬刀。

杀手：别贫。

人质：这这这是抽象画，主题是六个钱包。

杀手：哦，先锋戏剧！

人质：不是，这真不是戏剧，那我画过油画.....

杀手：啊，歌剧！

人质：素描.....

杀手：呵，sketch！

人质：水彩.....

杀手：嗯，喜剧！

人质：人物.....

杀手：唉，悲剧！

人质：有完没完了！说了我不是搞那倒霉玩意儿的，那比我画画还挣不到钱！

杀手：这些都无伤大雅，我抓你来，就是为了有人能够见证戏剧的末路。无数的剧作家和演员将会痛哭哀号，因为我将践踏着他们的血肉和头颅一步登天！

人质在杀手演绎这段话时将绳索挣脱开，悄悄咪咪准备溜走。杀手说完转头，发现了人质。杀手逼迫人质回来。

杀手：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逃离吗？你就这么不想见证如此 **drama** 的一幕吗？

人质：不是哥，你要抓马上剧院里抓去啊，你抓我这匹弩马有啥用啊？

杀手：问得好，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！我觉得你很有慧根，你难道不想问我为什么

编剧：小波

《飞升》

要这么做吗？

人质：不想……（杀手抬刀）为什么啊？

杀手：因为地球马上就要拆迁了，我需要一张车票！

人质：拆迁？车票？

杀手：准确的说，是一张火车票。

人质：火车票？

杀手：是的，银河铁道 666 的车票。（银河铁道 999 主题曲），只有彻底杀死或者完美完成一门艺术，才能一张逃生的车票。

人质：你这儿有布洛芬吗？

杀手：没有，怎么了。

人质摸杀手额头。

人质：冰袋也行。

杀手反应了一下，发怒。

杀手：我看你有上车的潜力才好心告诉你这个消息，你却消遣我！

人质：别别别！所以……你要杀死戏剧？

杀手：是的！

人质：呵，怎么杀死？

杀手：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将杀死从过去到未来的所有戏剧，从今往后，无论再优秀的剧作家，也只能沦为我脚下卑微的乞讨者。我，将彻底终结戏剧这门艺术的一切。

人质：你要写出以前出现过的和以后将会出现的所有戏剧？这不可能！简直荒唐！

杀手：我当然不可能把从过去到未来的所有戏剧全写出来，我会从它们的根基下手。

人质：戏剧的根基……？

杀手：（情绪上扬）主题！我将杀死戏剧的主题！当百年后的剧作家——抄袭者——再拿起他们的笔，他们只能面对那灰暗的，死寂的，枯槁的，被鞭尸了一遍又一遍的主题。而

编剧：小波
《飞升》

我，早已在今天就宣判了他们的死刑！

人质：那么，你要怎么做？

杀手：（情绪高涨）问得好！但是在回答你之前，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。听好了：马和火车，有什么关系？

人质：马，和火车？他们.....都是运输工具？

杀手：（癫狂）错错错错错！他们，是被害者和凶手！

人质：什么和什么啊！

杀手拿出玩具火车。

杀手：200年前火车的出现，彻底杀死了马作为长途运输工具的身份。而200年后的今天，我将化身新的钢铁巨蟒，彻底创死戏剧的主题！我要剥开自由虚伪的外壳，（人质：啊？）我要剪除爱情的羽翼，（人质：啊？？）我要把你拖入足以湮灭死亡的绝望！（人质：啊？？？）

人质：所以你要用比戏剧更戏剧的演绎来杀死戏剧？

杀手：这种演绎一般被称之为生活。而你，旁观这场葬礼，是你莫大的福气。

人质：可笑，可笑，荒唐至极，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操办这场葬礼。不过你肯定会失败，你简直疯了，你就是一个.....

杀手：第一个引颈受戮的，就是自由！

重物落地声

人质：自由自由自由，又是陈词滥调的自由，一个妄图杀死戏剧的疯子反倒想定义真正的自由。

杀手：哪里有真正的自由！它不过是伪装成蜜糖的砒霜！

人质：管他是蜜糖还是砒霜，我根本不会为之动容。

全灯灭，追光杀手。

杀手：那你为什么要用你尚未发育完全的手脚摩擦子宫，为什么要用你稚嫩的头颅一次次撞击你头顶的硬壳！哦，你觉得它束缚了你，它包围了你，它箍紧了你，让你缺氧让你头晕让你四肢乏力。撞！撞！撞！破开它！冲出牢笼！你撞破了蛋壳，你钻出了子宫，你浑身湿漉双眼微睁，你看见的是什么？你闻见的是什么？你听见的是什么？你看见明晃晃的孵化灯，你闻见血肉和消毒水的交杂，你听见饲养员在说话：“这只鸡仔是公的，绞碎了当饲料

编剧：小波
《飞升》

吧！”；你看见的是银闪闪的长簪，你闻见的是喷香的调料，你听见的是厨师长的赞叹：“这只乳猪肥瘦刚好！”；你看见的是农村中常见的草棚，你闻见的是排泄物和血的腥味，你听见的是母亲的哭泣和父亲的怒吼：“为什么不是男孩！”。自由从来奢侈，奢侈谈何自由！

全灯亮追光关。

人质：你这根本是诡辩，就算你把自由说得那么不堪……

杀手：自由就是这么不堪，不堪的东西才需要粉饰！所以他们给自由加上那么多富丽堂皇的冠冕：勇气的赞歌，钻石的品质，坚持的回报……都是狗屁！虚伪的谎言！撒旦的饵！

人质：至少自由还存在着，我是不会听信你的诡辩的！

杀手：你不会听，你当然不会听，理想主义者！你穷尽一生追逐自由，就像那逐日的夸父。就算当你最终风烛残年，力不从心，你仍向往着它。于是你走进剧场，想再轻嗅自由的芳香，哪怕是人工制造的。可是这时我将站在舞台上，把自由虚伪的外壳扒开，露出它血淋淋的内在，它每一条破碎的血管，都往外滴着理想主义者的血！我宣布，自由已死！

人质：不对不对不对，就算我失去了自由，那总有人是自由的……

杀手：下一个受刑者，爱情！

重物落地声。

人质：爱情是美好的，你不能抹黑它！

杀手：谁说我要抹黑爱情？爱情当然是美好的。没有什么事情比高中放学路上趁暗牵手，大学周末的干柴烈火，工作回家疲惫而坚定地相拥更美好的事情了。耳机带一半的情歌，不经意对视后的微笑，互相暗恋的暧昧，两情相悦的……

人质：呵，看来你也不得不承认，爱情的美好不可能被杀死。

杀手：爱情——的确美好，可是，丑陋的，是你呀？

人质：你！

全灯灭，追光杀手。

杀手：你相貌普通，老实本分，平庸至极。你从小到大不会得到除开亲友外任何异性的额外关注，从未有人对你表露过心意，你也从来不敢表露给他人。当然，你在心里喜欢过班上那个不怎么爱说话，总是安安静静在你身边写作业的同桌。他总是干干净净的，衣服上有好闻的肥皂香气。可是你不敢！你从来也不敢！你看着他偶尔和别人说笑打闹会觉得有一点辛酸，可是你知道这不属于你。然后你顺理成章的一个人毕业，和他站在毕业照的对角线；一个人上大学，四年后班上同学的名字你都认不全；一个人进入社会，每天五点半起床从天

编剧：小波
《飞升》

宫院赶地铁到望京，看着 6000 一个月的工资和 4000 一个月的房租，你连约那个有好感的同事出来吃顿饭的念头都不敢起。过年你回到老家，爸妈替你张罗相亲，你最后和一个“说得过去”的人结为夫妻，磕磕绊绊也就过完了几十年。也许有那么一丝名叫“爱情”的东西存在过，但是它终究不属于你。爱情！多么甜美的爱情！我宣布，它在你身上，判处死刑！

全灯亮追光关。

人质：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我不想再听你胡言乱语了，什么自由……爱情……死亡……对，死亡！你是没法杀死死亡的！

重物落地声。

杀手：你怎么定义死亡？

人质：什么怎么定义？死亡不就是……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离开这个世界吗。

全灯灭，追光杀手。

杀手：幼稚而浅薄，愚昧而可怜。难道你所理解的死亡就仅仅是这把小刀？不不不，你不必担心我会用它刺入你的心脏。这样你的死亡会被立案，被记忆，被归档。你的死亡应该是这样的：他从你的出生开始跟随，他给你一对平庸的父母，他们学历不高，知道努力很重要。他让你降临在一个拥挤的小镇，和另外八十万的婴儿时间没差。他给了你一个不算愚蠢的大脑，课上的知识巩固几遍后能记个七七八八。可惜啊，你的父母太望子成龙，所以你的失败都被归因于不够努力；可惜啊，你复读的那一年，你最好的朋友从学校的铁栏杆上翻了出去，在地上开出了一朵鲜艳的玫瑰；可惜啊，你高考差了一本线三分，尽管你的分数已经超过隔壁省 90% 的人。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？你跳出了小的泥沼，却落入了更大的漩涡。你看着与房租持平的工资，看着一辈子给不起的首付，看着脚下蚂蚁大小的人群，你想一跳了之，妈妈却给你发了一条消息（微信语音声）：“你爸肚子里长了个肿瘤，医生说得尽快做手术。”你抽尽手中最后一口便宜香烟，让烟头替你自由落体。你站起来拍拍衣服，走向身后昏黄的楼道。你忽略剧场即将上演的悲剧，因为你甚至都不敢轻易死去。死亡的悲怆还有什么意义，它早已被你的生活代替！

全灯亮追光关。

人质：不！不！不可能！是，你说的都发生过，可是自由、爱情、死亡还存在着，他们不会这么轻易地被你杀死！

杀手：呵呵呵……马夫已经放弃了对火车的挑战，而你这匹蠢笨的驽马却还躺在铁轨上妄想对着火车冲锋？

两人推搡，杀手给人质戴回头套，摁回凳子上。

杀手：放弃吧，我的小堂吉诃德！

编剧：小波
《飞升》

人质：（挣扎）世界上没有永远自由的人，但永远会有自由的人！我被这内卷的洪流裹挟，身不由己，你大可以宣判我的自由已经死亡。但是，但是你怎么去审判这不可阻挡的时代的齿轮！难道你能一个一个击碎这世界上崇尚自由的灵魂吗？

杀手：（拴绳子）纠正一下，不是击碎，是碾碎。况且碾碎他们的不是我，正是这滚滚向前的齿轮啊。

人质：（癫狂，向上吼出）爱情！爱情！

杀手：（绳子打结）与你无关的爱情，与你们无关的爱情！

人质：不……不……与我有关，我至少能看见它的芳香，它的美好，它的绽放，至少我还能看见它……吗？（埋头）

杀手：看来你只剩下最后一次辩解的机会了。

（人质不语，抬头看向杀手）

杀手：接受事实了？

人质在刚才推搡的过程中拿到小刀，绳子被割开，人质猛扑杀手，杀手被人质摁在地上。

人质：（怒吼）你不是说死亡也被你杀死吗！那我杀死你之后会发生什么！你说啊！你的火车呢！你的车票呢？他们怎么没来接你！他们怎么没来接你！

杀手：你在犹豫，你在害怕！我的死亡仅仅是这把小刀，而你的死亡是你的生活！来！堂吉珂德！来！朝着你的火车冲锋！

人质抬刀过头，将刺下。

全场灯暗，一个顶灯打出一个灯柱在椅子上，灯柱的中央是一张车票。人质愣住，放下刀。杀手将他推开，走到灯柱中央，拿起车票。

灯灭灯亮。

杀手将车票举起。

灯灭灯亮。

杀手站在椅子上。

灯灭灯亮。

杀手在椅子上踮脚将车票举起。

灯灭灯亮。

杀手消失，椅子上留下一个火车。

编剧：小波
《飞升》

灯灭。

背景音乐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一分钟。

灯亮，相机闪光，相机声，椅子上搭着一个画框，一个破碎的马头套，一辆火车。

画家身着正装

画家：谢谢，谢谢大家的热情。我简单回答几个最多被提及的问题吧——第一，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这幅画的天价收益，我决定全部捐献给失业话剧家救济委员会；第二，这幅画之所以叫飞升，是因为我认为我超脱了普通的创作，打碎了时间和空间的边界，代表了我个人艺术风格的飞升，同时也是因为我曾经经历的一些事情，让我对这件事情充满了希冀；第三……

全灯灭。一个顶灯打出一个灯柱在椅子上，灯柱的中央是一张车票。画家走过去，拿起车票，向上高举。

画家：第三，这是我完成的……世界名画

全灯灭。背景音乐。

全剧终。